

## 烟台故事

# 百户村民 筹资建起现代学堂

杨淳

上个世纪30年代初，福山县（现福山区）诸留杨村尚是一个只有不过百户的小山村。和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村里人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有几户人家请过私塾先生。

杨曰周是土生土长的诸留杨村人，他的父亲和七叔都是前清秀才，他也读过几年私塾，曾在北京等地做过买卖，见多识广。他深切感受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就萌生了要在村里盖一所现代学堂、让村里的孩子读书学习的想法。

建学堂可不是句空话，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可军阀混战，所谓的政府只会鱼肉百姓，根本指望不上。杨曰周邀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伴，挨家挨户宣传鼓动，得到全村父老乡亲们的认同和支持，打算举全村之力建学堂。

杨曰周带头捐款，村民们也踊跃捐赠。当年的钱币形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现大洋（银元）、一种是铜钱，一吊铜钱等值于一块现大洋。三块五块，八吊十吊……众人拾柴火焰高，每家每户尽己所能，竟然很快就筹得了近2000块现大洋。捐赠最多的是被称作“东洋客”的杨魁元，他一人就捐赠了1000块现大洋。据说在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期间，杨魁元在朝鲜半岛做买卖，他嗅得商机，购得一整船包括粮食在内的战略物资，又冒着巨大风险，把整船的货物运抵海参崴，为当地政府和居民解了燃眉之急，谱写了一段传奇。当年货物购于朝鲜半岛，杨魁元给儿子起的小名就叫“东洋”，村里人就顺理成章地给他们的家族起了个“东洋客”的绰号。当年青岛餐饮界规模最大的“顺兴楼”的掌柜李万宾也责无旁贷，捐赠500块现大洋。村民杨子宽把自家紧连着村庄西头的两亩多平坦肥沃的土地捐赠出来，作为建校的宅基地。所有捐赠人的名字和捐赠数目，都镌刻在学堂建成之后树立起的汉白玉功德碑上。

2000块现大洋，这在当年堪称巨款。如何用好这笔钱，在15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像模像样的学堂，成了村里的头等大事。以杨曰周为主，与杨义铨、杨义伍、杨义俊、杨子宽等组成一个五人小组，具体负责学堂的筹建工作。

他们首先请来能工巧匠，杨曰周谈了自己的见闻和构想，和能工巧匠们一起，对学堂布局、房屋设计图等精心设计，反复修改。定下图纸之后，从备料到施工，他们都亲力亲为，选择最上乘的砖瓦石材木料，砌墙抹墙破天荒地用上了当年乡亲们闻所未闻、更没有见到过的“洋灰”（进口水泥）。施工方面，他们又引入了竞争机制，学堂布局是前后两幢房屋，北面一幢由当地口碑很好的“集贤帮”瓦匠建造，南面一幢则承包给100公里之外、以能工巧匠多闻名的“莱阳帮”瓦匠。两帮人马飙着膀子干，

相互较劲，其进度和质量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施工，1933年秋季，一座现代学堂顺利落成，并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村民、学生、乡绅，包括集贤乡（当年诸留杨村隶属集贤乡）乡长在内，大家齐聚一堂，仪仗队、铜鼓洋号，一应俱全；城里的摄影师也请来了，留下了一张一尺多长的珍贵的大照片，后又冲洗了几张，直到1967年，其中一张还完好无损地挂在当初捐赠土地的杨子宽家里。

学堂坐北朝南，前后两幢共12间华堂大屋。北面一幢六间，两个标准的教室，每个教室可放置20多套课桌椅，容纳40多名学生。南面一幢西端三间是一个标准的教室，东端辟出两间作为先生的办公室，中间辟作过道，通过半圆形的拱形大门，通向后院和教室。后院东西围墙之下筑起花坛，栽培月季、丁香等花草树木。

南面一幢建筑风格更是特色鲜明。高屋之上是厦式檐头，檐头之上东西两端各雕塑一座威风凛凛的雄狮，形象逼真，配上金属丝做的鬃毛，栩栩如生。厦檐中间，耸起一半圆形的矮墙，上书“留东学校”（“留东”是诸留东的意思）四个大字，两侧是长方形矮墙，分别书写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两组醒目的校训。

教室和办公室前后均是玻璃门窗，窗户外面还镶嵌着铁皮“雨挡”（一种保护窗户的装置）。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玻璃门窗不足为道，但在当年，广大农村家家户户都是窗棂子上糊白纸，玻璃门窗的“高端”可见一斑。

校园四周砌有高大的围墙，操场三面（北面是教室）的围墙略矮，南面砌有一个拱形的大门洞。

一个不过百户的小村庄，举全村之力自建这么一所在当年堪称高端大气的现代学堂，放眼整个福山县，也是屈指可数的。

学校建成之后，诸留杨村的孩子们有了读书学习受教育的机会和场所，从此也营造了诸留杨村较浓厚的读书氛围。除了招收本村学生，学校还吸纳了邻村部分孩子入学。

学校招聘的先生除本村学过几年武术的杨子宽任武术（体育）教师外，都是外聘的爱国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位叫郝文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对学生除传授文化知识外，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抗日战争爆发，郝文光带领诸留杨村和诸留后庄的热血青年，奔赴抗战一线。

新中国成立后，郝文光是青岛市教育局第一任局长，与他志同道合的爱人杨君（原名杨君竹）担任青岛一所中学的校长。

近百年的沧桑变化，诸留杨村的学校经过几次修葺、改建和扩建，原貌已不复存在。唯独学校西侧的围墙尚在，斑驳驳的围墙之上，自右向左，繁写篆体“读书不忘救国”六个大字仍依稀可辨。

## 怀故人

# 修铁路的父亲

张凤英

上世纪50年代初，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太行山深处茂密的丛林中急匆匆走着一个人，他扛着一个农家粗布的行李卷，身穿一件旧夹袄，单薄的裤子有点短，千层底的布鞋还是新的。虽然他个头有点矮，但是从红扑扑的脸庞和走路的样子看，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村民。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这也是他第一次走出大山，离开生活了21年的故乡，要到遥远的乌兰察布去谋生。

新中国成立后，山里的年轻人一批批支援国家建设，去了新疆、内蒙古、西藏，很少有人回来过。我父亲这一次走出大山，主要是为了挣钱供孩子读书。至于回不回村，他没有仔细想过。当他走过了村口，走上北沟岭的时候，他的脚步开始加快了。他要在晌午之前赶到阜平县城，这样才能搭乘上当天去定县的马车。到了定县还要坐汽车、坐火车，最终到达目的地——内蒙古铁路建设指挥部。

父亲到达目的地的那天早上，突然听到有人用老家的口音叫他的大名，回头一看，是他童年时候的玩伴——小蚊子。小蚊子说：“张赐达，以后我们就互相叫对方的大名吧，你叫我张文达，人家外头不兴叫小名。”两个人都笑了。张文达早半年到这里，他领着我父亲去指挥部劳资处报到。劳资处的同志问我父亲，是愿意做学徒工，还是愿意做养路工。父亲说，学徒工和养路工哪个挣钱多呢？那个同志说，眼下是养路工每月30元，学徒工18元。他又补充说，学徒工需要有点文化，养路工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力气。父亲说，那就干养路工吧，学徒工恐怕干不了。

父亲和张文达分别在不同的工区上班，父亲在桥梁工区，张文达在筑路队。那些在别人看来很辛苦的工作，他们感觉不怎么苦，因为他们都是吃苦长大的农民出身。

父亲干活肯卖力气，从来不要奸使滑，领导和工友们都喜欢他，叫他“小个子张”。可是干起活儿来，他比大个子都有力气。他们支部书记介绍他入了党，说：“可惜呀，你就是文化水平太低了。”父亲说：“我也想做个有文化的人。”书记说：“以后有时间你来我这里，我教你识字。”

不久，父亲就被上级调到集二铁路（内蒙古乌兰察布集宁南站至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桥梁工区工作，他们这些铁路工人的主要工作是建设集二铁路。

作为桥梁工区的工人，在铁路建设中主要是架桥，而架桥建设中最危险的就是放炮。由于父亲在晋察冀边区当过民兵，打眼放炮的活儿就落到了他的身上。这活儿需要胆大心细，特别是出现哑炮的时候，没有一定的经验是无法很好处理的。我曾经去父亲参建的霸王河铁路桥看过，那桥的边上刻有六名桥梁工人的墓碑，下面长眠着在架桥中牺牲的工友。

有一次父亲去排哑炮，他和工友刚刚走近炮眼的旁边，哑炮突然爆炸了，父亲被炸得晕了过去。经过抢救，他捡了一条命，一起去的工友则被炸掉了一条腿。

集二铁路通车后，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回集宁北站工务段。为了建设复线经常铺铁轨，没有机械化的大型机械，只能靠人工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铺设，劳动强度很大，累得大家一个个腰酸背痛。工区为了加快进度，制定了每人每天铺设6根枕木的指标。父亲从小干活速度快质量好，结果创造出半天铺设8根枕木的优异成绩，被评为呼和浩特铁路局的劳动模范，选送到党校学习半年。就是这半年，父亲的文化课突飞猛进，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水平，为后来当上代理领工员打下基础。父亲没有工作方法，也不会发动群众，但他总是一个人埋头苦干。工友们看见他一马当先的样子，都跟着他学，每月都能按时按质量完成计划。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回到集宁南站，当了一名扳道员。年岁大一点的人都记得《红灯记》中的一号人物李玉和，他就是扳道岔的扳道员。火车进站的时候，进入哪一个站台，调度室发出指令后，扳道员要把铁轨扳到应该的位置上，一旦出现失误，可能面临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父亲白天拿着信号旗，夜里举着信号灯，默默无闻工作了十多年。父亲工作期间一直安全运行，从没有出过事故，被评为集宁南站的模范共产党员和五好工人。

1981年父亲光荣退休，回到太行山深处的阜平县苍山村。他说：“回乡务农了，当一个好农民也能报效国家，安度晚年。”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看见荒山无人治理，道路泥泞难行，于是自己主动承担村里修路和治理荒山的工作。

他每天上山开荒种地，种植耐旱的谷子和红薯，有时候不上山就自费修路。经过十几年的埋头苦干，村里的路和省道连上了，村里的石佛堂旅游景点开始营业了，山上栽满了枣树和柿子树。

如今父亲已去世了，父亲栽的树早已经长大了。秋天一到，山上的柿子像红灯一样，在一片绿色中闪烁着，红枣更是村里人喜欢吃的食品。村里人都说我父亲是一个大好人，他一辈子架桥修路，造福于人们。父亲人走了，留下供后人享受的路、树和树上的果实。

当我想念父亲的时候，我就去火车站看铁轨。我想：全国的铁路是连接在一起的，眼前的铁轨一定连接着集二铁路，连接着父亲曾经建设过的铁路，这些铁路一定能把我思念父亲的心情传达给父亲。

当我想念父亲的时候，我就会回故乡看看，回到太行山的深山里，看看父亲修的路，摸摸父亲栽的树，尝一尝父亲栽的红枣和柿子，我的心就安静了，和见到父亲一样。